

# 紅玫瑰

第四卷 第十一期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429.6

24

# 紅玫瑰



第四卷 第十期

(夏季特刊號)



世界書局出版



## 花前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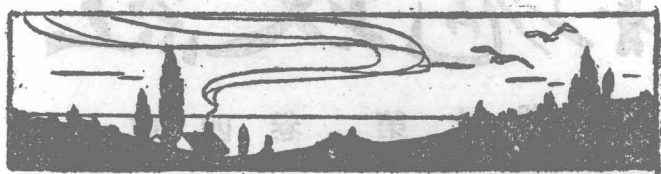
茗·狂

「雀語」共分六節。已於本期刊完。諸君讀完以後。定必表示十分滿意。下期起。當接載民哀之「俠骨恩仇記」。定也可使諸君得到同樣的滿意。

本期中。瞻廬之「粉紅信封」。是講學校中一件有趣的故事。克勤之「道是無情却有情」。是講純潔的同性之愛。慧劍之「黃金時代」。是講黃金時代中的學生的活潑生活。夢魚之「昏夜的煩悶」。是講愛情與生活不並立。國楨之「人生」。是以深摯之情。紀念一個亡友。都是百讀不厭。絕有價值的作品。總算沒有辱沒了這個特號。

我在這一個特號中。本也想做一篇胡閒探案。湊湊趣的。委實因近來太忙了一點。竟抽不出一些時間來。祇好從後再講罷。

這一次的滑稽答案。承蒙諸君不棄。共寄來了五百多卷。可謂踴躍之至。稍暇即一披閱。評定甲乙。揭曉。尚請應徵諸君耐心等一會兒。○本期因為篇名太多。所以沒有把小品列入目錄內。特此附告。



# 紅玫瑰第四卷第十期目次

袁夢白之花卉(封面畫)

鄭蘇戡之題簽

## 附第四期紅玫瑰畫報一大張

### 圖畫

桃花宮舞星李麗娜  
名坤伶馬氏姊妹之寶蓮燈  
電影明星林楚楚女士  
海上名花寶蓮燈  
名伶梅蘭芳之西裝  
呼拉跳舞之裝束  
叔玉女史之寫生  
山光水影  
塔畔浮屠  
吳雙熱之祝字

### 文字

冠雲詩社中之徐枕亞  
童僕之談言微中  
普陀之行在不渾淘淘  
人之患在小談  
酒食小談  
女化裝室中之所見  
橋影鐘聲亂酒腸  
姚李互諺  
新婚趣聯  
雙關語

龍戟劍不調藕菖天天真  
少髯花渾絲狂棲棲奇



葫蘆 (九張)

道是無情却有情

超山之巔

粉紅信封

廟的故事下

黃金的時代

渾淘淘齋屁文選

昏夜的煩悶

新加坡歸客談

人生

捕匪飲彈記

雀語六

江湖奇俠傳 (六張)

程瞻廬

吳克勤

汪放庵

程瞻廬

徐國楨

張慧劍

渾淘淘齋主

曹夢魚

顧道明

徐國楨

潘雪錐

孫了紅

不肖生

# 葫蘆

吳門程瞻宣撰

## 第十章

無中生有的悼亡文字

『詐偽世界，無非騙而已矣！』

戴一副假面具，居然談忠談孝，談仁談義；

一般可以告諸鬼神，質諸天地。

只少個愛克司光，把你的面目，照一個澈底！』

臭皮匠倒有愛克司光，把一個岸然道貌的楊仁安，說得置身無地。仁安情極計生，便拉着阿毛到那僻靜的所在，秘密談話，談些什麼話？著者也只得暫守祕密。在先阿毛的面色很不善，談了一會子，仁安從皮夾裏取出些東西授給阿毛，面色便漸漸和平了。又談了一會子，聲勢洶洶的阿毛，竟

變做滿面笑容的阿毛了。臨走時，兀自喚着楊先生：

『楊先生，你快回去罷。太太的病，吉人自有天相，不枉你挨着深夜，到城隍廟裏去祈夢呢。』

葉氏的病，畢竟怎麼樣呢？這一夜的淒涼況味，煞是可憐。娘家既沒有人來看視，只有阿金娘和她的女兒阿金在那裏守夜。錦兒見葉氏病重，完全不關痛癢，吃飽了晚飯，依舊嘻天哈地頑耍了一會子，頑的倦了，上牀便睡。葉氏已三天不進飲食，氣息奄奄，只在牀蓐上挨延時刻。她害的是肺病，危在頃刻，神志還沒有模糊。阿金娘摸她的手腳，漸漸的冷如青石，心中很擔着憂慮，防她不能挨到天明。庭中一陣一陣的風，颳得樹枝砰砰的響，房間裏一盞電燈，可也作怪，漸漸的光力薄弱。四月裏天氣，夜間兀自冷清清的，樹顛怪鳥作聲，叫的人毛髮都豎。阿金本是膽小如鼷的，傍着娘坐，不敢

稍離半步，彷彿離了半步，便要被野鬼捉去似的。牀上的葉氏，瞑目待死，約莫半夜時分，忽然眼皮略開，有聲沒氣的說道：

『我要去了，現在什麼時候了？』

『太太去不得。』阿金娘且哭且說，『現在時候還早，且待老爺回來了，你去。』

『他到那裏去呢？』葉氏輕聲的問。

『老爺見太太病重，急的了不得，到城隍廟祈夢去了。』

葉氏聽得這般說，重又合着眼，到了下半夜，肝氣發動，呼吸短促，幾次說着：『我要去了。』慌的阿金娘且哭且喊，連說：『太太去不得。』阿金娘哭，阿金也跟着哭；阿金娘哭的是主母平日待她很好，卻不料服侍她一場，今夜在這裏送終，阿金哭的是房裏冷清清，充滿了鬼氣，好不害怕。

『媽媽，嚇煞我了。』

『娘在這裏，有什麼嚇？你可曉得老爺一個人今夜睡在城隍廟的大殿上，兩旁都是奇形怪狀的鬼卒，這才用得着害怕咧。』

阿金娘和她女兒坐待天明，兀自希望未絕；但願主人在城隍廟求得好夢，真個太太命不該絕，待到天明，定有轉機的希望。越是盼望天明，天又作怪，卻遲遲不吐曙光，牀上的葉氏喉間碌碌的起那痰聲，氣息越迫促了。

『他回來了麼？』葉氏輕輕的問。

『太太，待到天明，老爺一定回來的。』

『我挨着這口氣，要見他一面。』

『不到一點鐘，老爺便回來了。』

葉氏微點着頭兒，好容易挨到天明，兀是強挨着這一絲殘喘，阿金娘

喚一聲微倖：

「謝天謝地，太太大概有救了；料想老爺在城隍廟裏頭都磕破了。因此挨到天明，沒有變端。」

於是阿金娘吩咐女兒到外面開了大門，候在門前，專候仁安回家。候了良久，才見仁安垂頭喪氣，遠遠的走來。

『老爺來了，太太的病不好咧！』阿金迎上前說。

仁安也不回答，苦眉苦臉，徑入大門。阿金娘聽得主人回來，忙從房裏走出，便問主人所得的夢是凶是吉？仁安便把方才在路上捏造的鬼話，當着阿金娘再版一次，不過說話的態度換了，手擦着眼睛，嗚嗚咽咽，斷斷續續，說得音節悲涼，聲調哀楚。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幼年在書房裏讀書，先生許他讀功第一。他讀韓昌黎的祭十二郎文，會得裝着哭調，真個一句一

淚，一字一血。現在報告那祈夢的謊話，便仿着幼年時讀祭十二郎文的腔調，報告沒有完畢，賺得阿金娘俯着身軀，哭個不止。

『阿金娘，你去預備面湯罷，我還沒有洗面咧。』仁安掩着面說。

阿金娘自去燒水，仁安入房，房裏面靜悄悄，除卻垂死的葉氏，再無別個。

『要死便死，這般奄奄一息，不死不活，真教活人受累。』仁安立在葉氏床前，喃喃吶吶的說。

可憐的葉氏，忍死須臾，要待丈夫回來，叮囑幾句最後的要言，她的目光已散了，瞧不出床頭立的是誰？但是聽覺還沒有全失，這喃喃吶吶，分明是丈夫的聲音。

『你可是回來了麼？』葉氏輕輕的問。

『回來便怎樣，惹厭的婦人，我娶了你這癆病鬼，累也受得夠了。要死便死，用不着向我絮聒！老實向你說了罷，我已另有了戀愛的人，這幾年來待你的情形，都是假惺惺，我本不戀你，你戀我做甚？』仁安一壁說，一壁隔着被頭，在葉氏的胸前亂拍。

可憐的葉氏和仁安做了十餘年夫婦，一向沒有看見丈夫的真面目，直到臨死的當兒，才聽得仁安說這轟雷掣電的無情話。又加着仁安在她胸前亂拍，搖搖欲息的燈光，怎禁得狂風吹動？霎時間痰往上湧，兩眼一眨，早已「嗚呼！哀哉！伏維尚饗！」了。待到葉氏氣絕，仁安忽然放聲大慟，撲的倒在地上。

阿金娘正準備着面湯，給主人洗面，聽得房中砰騰一聲，趕去看時，見主人哭倒在地上，主母死在牀上。這一驚非同小可，不及照顧死者，便去

攙扶生者。仁安偏又裝腔做勢，彷彿暈去一般。竭力扶他，只是扶不起。阿金娘只得哭喊着女兒來幫助。比及阿金趕來，母女倆給仁安揉胸脯，搯嘴脣。仁安方才做那悠悠甦醒的樣子，扶得起身，喊着葉氏的小名，又是放聲大哭：

『蕊珠，蕊珠，你怎麼捨了我去呢？我比你大着兩歲，我只道死在你前，誰料天不見憐，教我見這痛心的事，活在世上，有什麼趣味？還不如早點死的乾淨。蕊珠，蕊珠，你在黃泉路上候着我，和你相見的日子不遠咧！』仁安且哭且喊，分明又套着祭十二郎文上的「自今以後，我其無意於人世矣！」和那「死而有知，其幾何離？」的幾句老調。

『老爺，不要哭罷，哭的我心如刀割，太太這一死，要算有福分了。』三世修來死在夫手裏，」有你老爺這般真心的痛哭，端的難見難聞。哎呀！阿

金爺這很心人啊！我要是死了，只怕擦着生薑，也辣不出你的眼淚咧。」阿金娘握着涕淚勸主人，忽然動着身世之感，不禁大哭起來。

葉氏身死，沒有多日，楊仁安多情多義的名譽，早已哄動了一時。蘇滬一帶的大小報紙，以及種種關係文藝的刊物，另列一欄，專載仁安的悼亡文字。這一篇亡室葉蕊珠女士的小傳，哀感頑豔，博得多數人讚歎。此外尚有悼蕊吟百首，每首都有小註，專記些葉氏生前的閨房韻事。又有病榻憶語三卷，比着影梅庵憶語，還得悽豔百倍。所用的詞藻，不是血，定是淚，不知者見之，只道仁安撰稿時，以淚和墨，一壁寫，一壁痛哭，才撰得出這般的血淚文字。誰知仁安憑空結撰，在悟因的禪室裏喝飽了酒，提起三寸毛錐子，落紙颼颼，撒這個大謊。本來三寸毛錐子，是古往今來的說謊大祖師，沒的說成有的，黑的說成白的，只須搖搖筆桿兒，便可以說得天花亂墜，不由人

家不信，除却不識字的村夫，當然不會扯謊，文字越是精通，扯的謊越是有聲有色。世上儘有言行合一的人，生平不說謊話，比及提起這枝筆來，憑你怎樣的忠實記錄，多少總帶幾分扯謊的色彩。何況仁安又是說謊話的慣家呢？後來扯謊愈扯愈起勁了，虧他捏造一篇人鬼交通式的蕊珠降鸞記，說什麼蕊珠的前生本是蕊宮的綠衣仙子，只因偶動凡念，遂致謫降人間，現在塵緣已滿，不日可以重列仙班，這番降臨鸞壇，仗着濟公活佛的無上法力，來和仁安話別。仁安在壇下焚化一首詩，鸞壇上便依韻奉和，互相酬唱，聯翩不已。還有許多未免有情的談話，有問必答，和生前竟沒兩樣。於是各種文藝刊物上，又發生了許多好材料，只爲舊式的讀書人，名曰讀孔孟書，其實對於孔子孟子的信仰，遠不及信仰濟公活佛的深，他們見了這般的著作，當然容易傳誦，互相鈔錄，讀個爛熟，比着幼時讀那四子五經，尤其

興高彩烈，便是思想稍新，素性不信扶鸞的青年男女，見了這篇蕊珠降鸞記，說的活靈活現，入理入情，文字的魔力，漸漸移轉讀者的心理，知道仁安是異口同欽的忠厚長者，生平不會扯謊的，他的記載句句都是實錄，大約人鬼交通，科學上有可能性，仁安篤於伉儷，憑着精神上的要求，竟被他打通了這條人鬼交通的捷徑，竟會使那已離塵世的葉蕊珠，和他幽明唱和，這是人鬼交通的初步；將來神而明之，或者人鬼覲面談話，不必借重鸞壇，也未可知。總而言之，楊仁安這篇文章，對於科學上有絕大的貢獻，人人懷疑的人鬼交通術，分明得了一個鑿鑿可信的鐵證。一輩靠着扶鸞生活的，益發說的嘴響，把仁安所撰的蕊珠降鸞記印成單本，逢人分派，宛比替濟公活佛廣發傳單，這效力卻也不小。四方善士到濟公壇下來問吉凶的，益發絡繹不絕，只有悟因師太，得知內幕，見仁安搦着筆桿，撰那連篇的鬼話，